

※ ※ ※

「你是唸那一系的？」驀然一句話深深刺入阿俊的心。一隻在她身上肆意遊移的手，彷彿觸到烙紅的熟鐵一般倏的收回來。今夜，星星綴滿寶藍色的一抹夜空，一閃一爍像在遙吐著無限的祝福。今夜，該是一個無限美好的夜晚；要不是那句煞風景的話。阿俊呆在那裏，定定的瞧著繁星爭吐惡意的嘲諷，像一張張帶著譏笑的臉孔爭相撲向他的眼前。

「應該不會是這個樣子的！」阿俊心裏喃喃唸著。那次舞會後，阿俊藉著送她回去的機會，邀她在「愛人林」消磨了子夜的時光。彩燈下，她有令人心醉的明艷容貌。在啜著冰咖啡的交談下，阿俊發現他們兩的個性極為相近；幾乎他喜歡什麼她就喜歡什麼。尤其是凡事大而化之，不喜窮究的個性，更令阿俊相信那個令他討厭的問題，永遠也不會從她的口中迸出來。雖然只短短的一個時辰，由於交投契合，他們倆稔熟得有如多年的情人。儘管期末考不日即至，阿俊卻天天蹺課，為的是找機會和她膩在一塊兒，她也預支多次的期假來陪他。於是，咖啡廳、茶樓、早場電影院處處有他們的踪跡。兩人互訴衷曲、互相交換愉快的回憶，很快的情感發展進入白熱化。牽手、接吻、愛撫，一切都像美式 guickie 般的明快剔透。

今夜此刻，在公園深處，兩人糾纏在一起，色授魂予中，阿俊止不任意亂情迷而有進一步的行動時，她卻敏感的冒出這個問題，使熱滾滾的狂流在瞬間凍結了。他不喜歡這個問題，每次有人問他是唸醫學院時，總流露出欽羨的眼光；但是，再追問出唸藥學系時，就收起欽羨的眼光，不經意拋來一句，「唸藥的也還

難過好一陣子。他的內心在吶喊：「今日藥師地位之低落，在於社會結構轉變上，立法者疏忽所造成的錯誤。這些錯誤的後果為什麼要我們來承擔，你們社會大眾不應躲在一旁哂笑，醫藥制度的不健全是國民健康的悲劇，你們應該協助我們來共同矯正社會制度的錯誤。」

想到這裏，阿俊念念脫口而出：「我唸的是藥學系。」

她的臉上閃過一絲異色，使阿俊心裏升起一股不祥的預感，搭在她肩上的手感覺不到溫潤，僵直想抽回來，突然她迸出一句：「你能送我回去嗎？」滿腔溫情在語聲中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罩上一層寒霜的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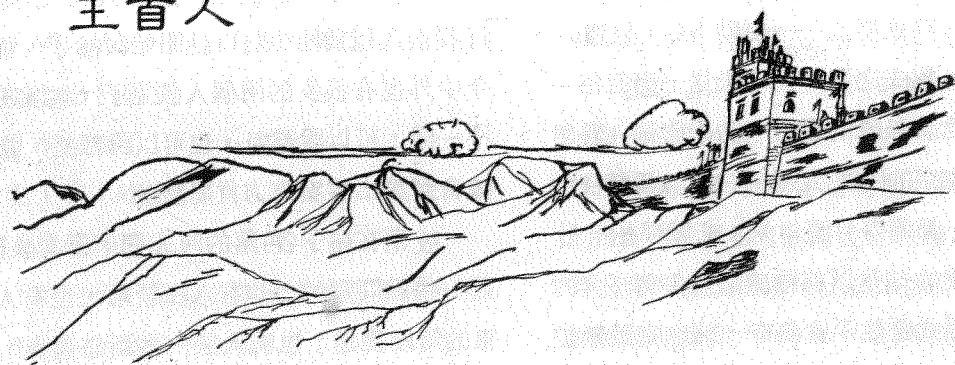
瞬間阿俊明白了一切，歷歷數日的情投意合，原來是一片虛偽，只是用來釣「醫」學院的「凱子」。這一切的一切使阿俊覺得噁心，他多麼希望一眨眼，睜開眼睛發覺他只是做了一場惡夢。但是，理智告訴他這一切都是真的，一輪身，阿俊逃了，只想遠遠地逃離現實。歸途上，阿俊想起了那些老舞棍的忠告：參加舞會的女孩子都是別有目的，舞會上的感情不能當真，不要在舞會上找尋純潔的女孩。

※ ※ ※

阿俊突然發覺窗外亮著一片白，原來日頭早已昇上高天，啾啾的鳥群也早已被人群車聲趕回巢去了。時鐘指著七時一刻，還剩下一本半，阿俊想索性一鼓作氣看完它，再小睡片刻吧！無奈積壓連夜的疲累再加上交疊一片糟的數黑道黃，腦筋硬是不聽使揮，眼前更是玄武、朱雀齊來。不行！再撐下去到考試時，恐怕無法下筆了。阿俊心一橫，管他的！鬧鈴撥到九，咱睡覺去吧。據內幕消息，這一科不抓死當，頂多再來一次暑假戰鬥營，那時候沒有令人心癢的舞會，也浪有「亂我心者」的「貝戈」馬子；憑我阿俊的聰明才智，那怕不輕騎過關……。

莫名其妙的雨天烤肉

王首人



(上)

巨大的雨點從天上俯衝下來，打在一輛藍色轎車的擋風玻璃上，玻璃上兩把雨刷週期性地來回擺動，司機葉柔慶的巨大身體隨著兩把雨刷有韻律地晃動著，臉上不時地露出苦笑；最近他常以苗條的三圍自許，但是不曉得這一次的烤肉又會使他在橫的方向長高幾公分？想當年要上成功嶺前體檢的時候，他那負二公斤的噸位（註：九十八公斤在一圈一百公斤的指標上，不但沒有向前移動，反而倒退了兩格。），曾使得漂亮的護士小姐伸舌瞠目呢！當然國防部的白飯他是沒吃上。現在負六公斤的苗條身軀更是便前飯後引以自豪的熱門話題之一，他真的不想再胖下去了！可是一想到這場雨可能誤了此次烤肉，忽地又有無限惆悵湧上心頭，他實在捨不得！！

目的地終於到了，香菇（雨傘）從四個車門分別冒出，緊跟著掌聲四起，似乎迎接這一車的豬肉與土司，很整齊地，一個聲音一個動作，香菇下的人們同時繃起眉頭，肯定地告訴自己：再再大我也非把本兒撈回不可！哦！原來那是雨聲，不是掌聲。

這是第三趟了，人共有二十來個，準備去英文江老師家烤肉，當然最重要的是與靜宜那十個大姐姐們會合。江老師住在大台中山莊更進去的復興新村山上，風景悠美，空氣清舒，是個居家，郊遊的勝地，唯一不方便的地方，也是情侶求之不得的地方是離車站遠了些，用走的需一個小時才可到。因為班上小姐們不適合走這段路，阿慶只好一趟一趟地駕車來回跑，當然男孩子為了避免因為多走這一段路而

被罵傻瓜，也都奮不顧身地往車座擠，還好阿慶直到大功告成前，從不開口罵上一句，因為他實在被擠得氣都喘不過來了。

(中)

走廊上築灶的築灶，生火的生火，聊天的聊天，其中最使人注目的，該算是南北雙俠小弟妹—江老師的兩個小寶貝。兩人手中各執一把扇子，在灶的週圍忽東忽西，忽左忽右地揮將開來，只見小弟俠東叫一聲豬八戒，西喊一聲豬八戒，却丹鳳展翅、白鶴掠翅、飛鷹斜落、寒鷄拜佛、英雄獨立……使將下去，只道一招快似一招，招式之狠，前所未見，而且每一招後頭又隱含著無限的殺機，功學前輩一看便知是華山派劍宗的孤獨九劍劍法，修為較淺的各門派弟子也都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曠神怡。另一面小妹俠使的却是以前福威鏢局失傳千年的僻邪劍法，招式雖然平實無奇，却也完美無缺，只見渾身籠罩著一股渾厚的內力，顯是以柔克剛的上乘功夫。

就在同時，客廳內傳出了高臨風的歌聲—燃燒吧！火雞：「如果你是一隻火雞，我一定是那火苗，把你燃燒，把你圍繞……」企鵝王子與乒乓小生正兩相相依著轉圈圈，面有菜色，可能是抱的太緊了，要不然就轉得太多圈了，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的內幕是——還沒吃烤肉。

在另一個房間則又有一票人在聽主席報告演講，可是據敵人在下想，大概在散會時主席都還沒選出來，做主席服務大家是那一票人共同的人生目的啊！（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）

嘟！嘟！嘟！嘟！……的聲音從廚房中傳了出來，很少人會去理會這聲音，更沒有人會去猜疑，大家都知道除了阿海仔，沒有第

二人能製造這種神噪音。理會這聲音的很少人其實也不是真的去理會這聲音，他們關心的却是阿海仔旁那十個如花似玉，如織穿梭的靜宜大姐姐們，看他們又是煮開水、又是洗碗洗筷、又是包水餃，看得都出了神，禁不住口水都滴了下來，不知是爲了那纖細的玉手，還是玉手上的水餃，忽然他們想起了孔子，以及孔子的一句話：「食色性也」。

騎樓下的角落陰暗處也有兩個人手拉手，心連心，好像一直在談論人所執著而不能完全解決的問題。一些號稱行家的人說，這個問題打從很久以前他小兩口就開始討論了，而且古今中外也有很多的兩個人談過了，答案幾乎都不一樣，可以說都對，也可以說都錯，當然他倆會到談出答案來方肯罷體的。

散落在屋子角落的同志們，也有談醫王社、佛教問題的；也有人在談雨，也有人談汽車的無段變速；也有人談一些新愁舊恨，什麼「愛人出嫁了，新郎不是我。」多驢！更有人暢談三隻手的種種；就是沒有人談電動玩具，很奇怪！但却也沒有人去介意這些，因為烤肉的味道已污染了全屋內外的air。

(下)

人、人、人，滿地都是人，有的坐著，有的蹲著，有的站著，唯一相同的是，兩顆大家的眼睛都在烤肉網上，虎視眈眈，未聞何所思，未聞何所欲，甚至在閃光燈的閃爍下，也只有幾位虛榮先生充充場面而已，大多數人原地不動，更有人千呼萬喚始抬頭，猶抱扇子半遮面，當然另一隻手是拿著一雙筷子不住地揮動著，面上流露出貪婪的微笑；聰明一點的人，利用這千載難逢的空檔，佔據了於自己最有利的勢力範圍，當然作者是其中的一個，這一

點很重要！！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喂！有沒有自願切菜的？」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換捲錄音帶，guicky！」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江老師的涼拌出來了哦！」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喂！喂！喂！幾個人進人包水餃！」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開天承運，皇上有旨：舞棍集合！」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水餃來了！」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虛榮時間！」

「靜宜大姐姐要回娘家了，再不快合照，看你一失足成千古恨！」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要先坐車回去的，快點啦！」

上下有別

一個美國人到台灣學中文。學了半年，他自認爲學得差不多了，就一顯身手，用中文寫了封信給他的太太。

「親愛的太太（太太）：我到台灣來已經有半年了，因爲很寂寞，所以養了兩個太太（太太），大的性情溫順，小的年輕貌美，現在都已經懷孕了，你知道了，一定很高興吧！」

他太太接到信，請人翻譯後，氣得不得了，立刻乘飛機趕到台灣，剛一見面，便先賞給他兩個耳光。

吃！吃！吃！

「喂！沒借我的肚子，虧你還吃得下？走，到我家去！」

被牽著耳根，我只好跟著好秦走，口裡不自主在複誦別人的話：

「老師再見！」

「同學們再見！」

結語

按作者覺得這一天過得很充實實在，不管是生理的，不管是心理的，心頭滿滿地，肚子滿滿地，到了笠日三、四點才消化了大部分。

按作者的第一口烤肉可算是錯誤的第一步，就像長江的水，一千里，一吃不可收拾，自此以後迷迷糊糊地，只記得一些說話的片斷，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軼事都忘了記上，特此精彩鏡頭重播，如班呆的策劃、購物；康樂的鞠躬盡瘁，××××，阿慶、阿旭駕車服務大家；老陳騎車先載小張上山；好秦的引路；當然，（最）（最）（最）（最的三次方）重要的是，作者到笠日凌晨四點鐘方擱筆。

天倫花絮

年輕的父親推著兒子在街上走。那小傢伙在車子裏大哭大鬧。父親低聲說道：「國榮，千萬別發脾氣，別急，國榮不要緊張！」

一個看到這情形的女人說：「先生，你真了不起，懂得怎樣對嬰兒說話，既溫柔，又有把握。」然後她俯身對小車說：「原來這就是國榮。」

那父親說：「不，他叫阿明，我才叫國榮。」